



行走南国

南宁戏海

聂松彬

南宁笔会的第一站是游览北海的涠洲岛。踏上涠洲岛已是上午十点，秋阳高照，海天之处粼粼的金光泼洒在海面直通岛屿，顿感“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形象和逼真。海风阵阵，舞动成片的香蕉树，涌动起伏的波浪，让你感到南国缠绵的绿意渗透你的肌肤。

随着如织的游人，沿着依山而下的木质台阶，穿过苍翠的树丛，隐约听到海涛的轰鸣和游人的叫喊声。疾步向前，来到涠洲岛西南方的“鳄鱼”山脚下，极目远眺，刚才透过游艇窗口还是朦胧一片的海，正一望无际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海！这就是我期盼的海！海天一色的蔚蓝正一浪追着一浪涌向岸边，又轻轻流入天际，如同画家极力渲染的画面深蓝致远。及至来到海边，汹涌的海浪让人热血沸腾。这里是一个远古的火山口遗址，暗褐色的礁石错落有致地伫立在海边，如鹰欲飞，似猴静守，若翁远眺，万千形态，引人遐思。海水轰鸣，翻腾的波涛一浪赶着一浪涌向礁石，卷起一排排如雪的浪花。人们纷纷临海抒怀，眺望波澜壮阔的大海欢呼雀跃。海风舞动，游人襟飘带舞，有人激情地站在礁石上，张开手臂拥抱飞溅的浪花，任凭海水亲吻一朵朵绽开的笑容。海岸边，波涛的轰鸣声不绝入耳，不知是游人追赶浪涛，还是浪涛追赶游人，无论怎么走总觉得都有溅飞浪花在追逐和嘻戏。在一块镌刻着“海枯石烂”的礁石上，一对男女张开双臂呼唤奔腾的海浪，如雪的浪花一浪浪撞击着礁石，又将无数的珍珠泼洒在这对恋人身上，那如醉如痴的情影成了游人聚焦的风景，海，继续缠绵于每一位游人的心！如果说在涠洲岛我们一路追赶，呼之而来的是海的激情与心跳，那么在北海的银滩，我们嬉闹的是大海的温情和体贴。

从踏上银滩的那一刻起，奔涌的大海瞬间宛若一位舞动靛蓝裙裾的婉约少女，矜持而娟秀。这里没有汹涌的浪涛，更听不到海浪撞击的轰鸣。极目之处，海面犹如一块蓝色的宝石。沙滩一片银色，晌午的太阳光暖暖的洒在延绵的沙粒上，熠熠闪光。沙粒细腻稍有黏性，摩挲在手指尖，正像沥干水分沉积的米面粉，柔软而腻滑。游人簇拥，有人索性脱了鞋袜，卷起裤腿，沿着沙滩奔跑。我光着脚，奔向大海的怀抱，心随着波浪的起伏在雀跃。浪花拍打着脚腿，海水溅在身上、脸上，飞进嘴里，尝一尝，凉凉的，咸咸的。远处，湛蓝的大海极像少女起伏的胸脯，阳光倚在胸脯的曲线上跳跃，将整个海湾映得澈滢、明丽。一位小伙子驾驶一艘轻型快艇，在近海处逐波戏浪，疾飞的身影如同一只矫健的海鸥凌空而下，掠过浪尖。沙滩上时而有海水如潮般涌过来，刹那间，海水漫过游人的膝盖，人们弯腰掬起一捧捧海水同声欢呼，还有游客手拉着手，激情四射地拽着温情的海水，铭刻一组组精彩的记忆。沙滩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撒娇似的以沙为床，凭浪当枕，仰卧在海水中，儿子举着彩色的气球围着妈妈踏浪奔跑，艳阳中，海水漫过艳丽的泳装清晰地润湿出少妇柔美的曲线，仿佛是画家用湛蓝渲染的一尊极致的睡美人。在游人羡慕的目光中，母亲陶醉了，儿子陶醉了，我们都陶醉了！走出银滩，已是下午五点，海风轻抚，遥望水天相接的海面，一轮醉红的夕阳暖暖地依偎着蔚蓝的大海，久久不愿归去。我用随身的塑料袋装上数捧银滩上的沙粒，荷在肩上，海的温情和襟怀顿感清透我的心扉。

（作者单位：赤壁市杨家岭学校）

2013 的记忆

因为生计的繁忙，亦或是我上班去来的路边，看到的是青葱着的樟树和桂花树。所以，季节的变化在我的视觉里并不明显。直到一场冷雨下来，老人和孩子仿佛一夜之间长胖了，鼓鼓囊囊地在圣诞树下穿梭。那喧闹与欢快的嬉笑声，才提醒我：2013即将成为过去式。

蓦然回首，那些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却有太多的记忆值得收藏。

那个雨天，第一次带着小儿和咸宁论坛的同仁及高校的学子去特殊学校做义工。看到了生活在另一个层面的孩子，缺憾里的坚强，渴望平等友爱和尊重。在他们身上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活着尽管艰难，但我们有信心自立自强”，这就是他们的心语。

四月里，同咸安摄影协会一起长途跋涉，去通城大溪拍湿地风光。他们爬山涉水，穿过荆棘丛林只为了找寻最佳视角。一缕雾、一朵带水珠的花蕊、一只飞舞的蜜蜂，都是他们兴之所在。一些不显眼的常态事物，在他们“第三只眼”的发现和精心构思下，美妙绝伦。

人们只知道一张图片带来的视觉感受，谁能了解每一帧精彩独特的画面背后，摄影师们付出多少艰辛。与摄影师同行，我仿佛找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过得充实，也要有所追求，才算活得精彩！

美丽的青山湖

青山湖坐落在鄂南崇阳县境内，沿湖周围气温各异，相差悬殊，是湖北省境内最大的湖泊之一。青山湖经过众多能工巧匠的改造，由最初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天然湖变成了一个颇有规模的旅游风景区。

早晨，青山湖云雾堆叠，轻风徐来，湖水随着云雾荡漾，云雾依着湖边森林浪漫，层林尽染。湖滨四周山峦起伏，杂木从林遍布山野，啁啾的山鸟跳跃在林间，清亮的山泉流淌着。沿湖周游，满目青山相对峙，一湖清水天上来。青山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游鱼戏水，时而跃出水面，银光忽闪，历历可数，怡然自乐。湖边树木林立，夕阳余辉，有似胭脂，勾手搭背，宛若少女，亭亭玉立。极目远眺，水面浩浩荡荡，绚丽多姿的云彩游移不定，映照水中，变幻莫测……近前，黛山倒影，清澈可见，人移影随，气势恢宏。真可谓：“满门秀色被坝关。”湖区的景色如此壮观，难怪有人赞叹，“江山如此多娇。”

山风轻轻吹拂，云雾悄悄飘来，漫山冠木重峦叠



岁末回乡

程家楼是我鄂南山村的老家，处于鄂湘边陲幕阜山北麓的支脉相思山和药姑山间的丘陵地带。在岁末时我回到村子，没有了土路，是沿着一条水泥路从镇上直通村子的。我在村子里到处走动，发现村子里的瓦屋基本上没有了，都是铺着白瓷砖，装饰着铝合金门窗的漂亮楼房。有的人家二层，有的人家三层，跟城里差不多。

我走到村子前，那条发源于相思山的小河没有以前宽阔了，两岸都用石头水泥，砌成了一段窄窄的河身。河水不多，浑混而污浊。窄窄的河床里，长满了灰暗的蓬勃的草蒿，飘散着一些生活的垃圾。小时候记忆中两岸碧绿高大的柳树、喜树消失了，清亮的河水消失了，满河的鱼儿消失了，河床中供小孩嬉戏的沙滩消失了，在河中水面和岸边来往掠飞的翠鸟消失了。

我走到村后的山中，树林比原来茂密了。原来的山中，一眼可以望得很远，因为山中的林子稀稀疏疏的。现在的山中，满眼是碧绿苍翠。正当你欣喜的时

香城风 副刊

2014年1月6日 星期一

责编：刘玉关 美编：刘玉关

香城风 副刊

这个夏天，是有生以来，最难忘的。在40度的火炉城——武汉，和一群八0、九0后挤在单身宿舍，度过了四十多个没有空调的求学日子。原想等我年老空闲了，再上老年大学，捡起儿时爱好的书法和作画，在暮年里写写画画，颐养天年。未曾想到到中年，为了生存还要去上学，而且是自己不愿学的科目：美学、色彩学和化妆类。在那些枯燥的日子里，我了解了各年龄段女性她们丰富的审美观和人生态度，懂得了竞争的残酷和生活的不易。从而挑战不屈的自我，把所有的生活体验，沉淀在我的人生长河里，使之活色生香。

我常常追问自己，现代女性以什么样的姿态活着最优雅？百问千答，没有人给我准确答案。我的生活简单，白天，我在养家糊口的俗务里囚禁；只有黑夜里，我的灵魂才能放歌。拔掉电视卡，没有音乐的干扰，我把自己置身于书海。那一页一页的翻书声，温婉动人，就像母亲唤着我的乳名，爱意绵长。在书中，我理解了高大和渺小、宽度与厚度、得与失的关系；懂得了知识与内涵的统一才是气质；明白了旷达丰富有所追求才是修养，有气质有修养的女性才是最优雅。

我于这种理念里，用心观察人生百态，用键盘敲打岁月的点滴。岁月用她的真诚回报我：我的敲打变成

山村冬夜

嶂，听流水潺潺，银泉直泻，奔腾咆哮着汇入美丽的青山湖，气势非凡，此时，还可以一睹青山工业园不夜城景观。倚水近观，湖上水鸟惊飞，水面野鸭嘎嘎。相传，乾隆皇帝巡视江南，非青山湖之水不饮。更有趣的是湖中小岛，远看如蛙，近望如虎，横观若龟，侧视宛若青螺。棺材山倒映水中，形成了海市蜃楼奇景，仿佛一幅流动在水中的画，一首定格在画中的诗，既显出了青山湖的壮观，又给美丽神奇的青山湖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棺材山三面环水，位于青山湖湖区，磨刀、荆竹、铜钟紧邻棺材山，因形如一口缺盖的棺材得名。棺材山与青山湖溶为一体，互相衬托，相映成趣。当地流传民谣：“二十四子跪地拜，憾天动地泪沾衫，磨刀霍霍斩荆竹，铜钟敲响闹棺材。”民谣不仅概述了棺材山独特的位置，也存在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相传，远古以前，一位小商人途径棺材山，偶然发现一处石坎，刚好容纳一人躺下，便知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躺下石坎歇脚，很快就

山村冬夜

在几场寒风冷雨的催逼下，冬天挪着蹒跚的步履瑟瑟缩缩地来到了山村。

山村的冬夜是静谧的。聒噪的青蛙已羞赧地钻进地下，不在鼓腹而歌；蟋蟀也知趣地躲藏起来，歇息了那不受欢迎的弹唱；就连总爱攀檐走壁出风头的猫儿也慵懒地蜷伏在火炉旁主人的脚下，赶也赶不走。村里的狗不再成群结队地窜上跳下，追逐嬉戏，趴在窝里懒得动弹。直到听见外面有什么响动才从狗洞里爬出来，狂吠几声，那叫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响亮。山里的人们围坐在火炉旁，熊熊的火苗舔舐着锅底，映得每一张脸颊红通通的。他们一边嗑着自家种的瓜子，一边话着家长里短。有时在孩子们的再三央求下，一时性起的老人会讲起民间仙狐鬼怪的故事，老人讲得绘声绘色，直听的孩子毛发倒竖，胆小的甚至不敢离开座位半步。

雨雪之夜最有趣。人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感觉寒气袭人，蜷缩不敢动，只听那雨雪纷纷扬扬落在树叶上、瓦楞

间，却发现山野中的一垅垅田野，也长满了草蒿，退化成了一块块自然的荒甸。也许再过几年，村子里新生的后生，再也难辨认这成片的垅野，曾是良好的稻田，春天曾开过一垅垅鲜艳的油菜花，夏天曾生长过一垅垅碧绿的禾苗，秋天曾举起过一垅垅金黄的稻子，冬天曾播种过一垅垅油油的麦子。

想到以前的村子，村人都在村子里从事农业劳动，村子里的四季多么分明。那时的村子，随便走在哪一条山野的小路上，都可以邂逅到农人或农畜。农忙季节，田野里更是热烈繁忙，人头攒动：运秧，插禾，收割，打稻，叱牛声声，机声隆隆。村人在田野里一边劳作，一边彼此打趣，时而嘿嘿喧天，时而田歌互唱，真是一幅桃花源中的图景。

现在的村子，“打工潮”卷走了村里的青壮年。田野很少看见劳作的村人了，基本上没有农忙季节了。山野中的垅田基本上没有人耕种了，搁置荒芜了。村前畝上的良田，有的人耕种的话，一年也只栽插一季

15香城都市报E-mail:37730773@qq.com花海泉潮

成丽

了铅字。九月份，当我第一次把稿子发给省级纯文学刊物《长江丛刊》编辑郑建荣大姐时，一个小时后就回复我：拟在十月份发稿。不是发了稿子对我有多重要，而是她这样负责的编辑已经太少。社长刘诗伟戏谑地称郑大姐为文学青年的“抱鸡母”。英山笔会期间，我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听武钢的朋友说，郑大姐做编辑近30年，一直无怨无悔帮助文学新人。一个个青涩的文学青年，在她的鼓励帮助下，乳翼渐丰，走向文学的纵深。

我想，我们咸宁也是有“抱鸡母”的。她就是《香城都市报》的副刊编辑。早些年，我也住一些杂志投过稿子，多数石沉大海。同样的稿子，一个写作有点知名度的朋友帮我投，那家杂志就发了。而我第一次往《南鄂晚报》（2013年4月改名为《香城都市报》）副刊投稿时，写的是端午节临近，父母不在了，回想儿时端午的心情。不曾想，第三天就见了报，素不相识的编辑还叫投递员送了一份报纸来。这一纸厚重温暖我至今，也激励着我如朝圣般，寻着文学那线光，一步步，慢慢爬行。

如果说，2013年还能让我说两个字的话，我想说声：感谢！感谢生活中的人与事，带给我不一样的精彩和感动。

（作者地址：咸宁市咸安区怀德路22号）

石熙付

朦朦胧胧地睡着了。不一会儿，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雨袭来，只见一副黑色的棺材盖腾云驾雾由远处飞奔而来，商人惊醒慌忙爬起来。顿时，风停雨住，阴转晴天，结果，棺材盖落在半路的高视桃花村一带。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代，当地一家富人母亲仙逝，便将母亲葬在棺材山这块风水宝地，富人料定棺材盖势必飞来盖上，从今以后家道兴盛人丁兴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天清晨，不但棺材盖没有盖上，而且埋在石坎里的棺材都掀翻了。从此，谁也不敢再占这块风水宝地了，而富家子嗣大大小小24人只好长跪致哀。如今，棺材山下群山肃立，大大小小24座山头，匍匐在青山湖中，恰似24孝子跪地默哀，因而后来人们传闻每年清明前后棺材山下出现24个白色人影的神秘传说。

崇阳景观，青山一绝。美丽的青山湖神奇壮观，秀色常在，是一个集旅游休闲为一体的人间天堂。

（作者单位：崇阳县城关中学）

夏茂盛

间，如蚕食桑叶，窸窣窣窣，悄然无声。清晨睁开双眼，窗外强光闪烁，推窗一看，白茫茫一片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竹枝松叶顶着一堆堆的白雪，权杈老树都镶了银边。

山村的夜来得早，太阳一坠入西边的山谷，夜幕便迅疾铺开开来，冬夜也显得格外悠长。冬天的夜里，白发的母亲坐在灯下缝纳着一双双千层底，年迈的父亲在旁边絮叨起儿女们在外打工挣钱的艰辛和不易，纸烟抽了一根又一根，牵挂的思绪随着烟圈拉得很长很长。年轻的媳妇躺在席梦思上一遍遍地用手机编写浓情蜜意的短信，信上写满了深深的爱恋和长长的思念。年幼的孩子在梦里回味着过年时与爸爸团聚的热闹场面，双手抱满了爸爸新买的玩具，脸上漾着甜甜的微笑。而在山的那边，一个城市的角落里，一位农民工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心里在默默地盘算着回家的日子。

冬天的夜里冷飕飕的，可人们的心却是暖融融的。

（作者单位：通山县教育局）

郁林

中稻，很少有人家插早晚双季稻的。在这畝前的良田里，也只在传统的农忙季节四五月和八九月，看到稀稀疏疏的栽插和收割的几个农人，也都是上了年纪的汉子和妇女。村子里平时只有老人和小孩守在村子里，毫无半点生机。只有在春节期间，打工的年轻人回到了村子，村子里才恢复生机。

以前，村子里的人被捆绑在土地上，虽然艰辛，虽然贫穷，但是村子里有生机，有欢乐，有诸多美好的农业画面，诸多诗意的劳动场景。在今天看来，消失的一切多么令人怀念。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变成了城里工业文明机器的一颗螺丝钉。可是，什么时候城里的工业文明，能够和农村的农业文明和谐相处，农村没有荒芜的田地，农村也有年轻人的事业。什么时候美好的农业画面，诗意的劳动场景，能够在富裕起来的乡村重现。我想在这样的发展，才是不留遗憾的发展。

辞旧迎新，岁末回乡，我的心情，一半是喜悦，一半是怅惘。

（作者单位：通城县第二中学）